

领导干部

读经典

冯承钧 評

成吉思汗

重读经典

丰富思想

提升境界

增强修养



长征出版社

领导干部

读经典

冯承钧 評

成吉思汗

重读经典

丰富思想

提升境界

增强修养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冯承钧评成吉思汗/冯承钧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8. 11
(领导干部读经典)

ISBN 978 - 7 - 80204 - 377 - 0

I. 冯… II. 冯… III. 成吉思汗 (1162 ~ 1227) - 人物研究
IV. K827 =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7220 号

书 名: 冯承钧评成吉思汗

作 者: 冯承钧

责任编辑: 王 武

特约编辑: 陈丽杰

装帧设计:  张合涛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总 经 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010) 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11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4 - 377 - 0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出版说明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领导干部读经典》正是这样的一些为领导干部精心辑选的书。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代经典作品中蕴藏着富民强国的丰富智慧，也有许多值得后人反思和汲取的经验、教训，这些都应成为现代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宝贵财富。前人提倡的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对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镜鉴和启迪作用。除此之外，精忠报国、捐躯济危的爱国情怀，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操守，自强不息、精进向上的积极人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温良恭俭、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间关爱，厚德载物、不涓细流的博大胸襟，允公允能、以德帅才的用人标准，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为官之道，如临如履、朽索驭马的防腐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幸福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等，都是现代领导干部应该汲取的精神财富。

《领导干部读经典》辑选晚近人文精粹，为领导蹊索“价值”和“判断”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是一套值得温故知新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丛书。

《领导干部读经典》系列丛书共41种，所选诸书均为晚近大师名家之作，亦择其精善之版本。丛书下又分有若干系列，如文学艺术类丛（16种）、历史类丛（6种）、思想史类丛（9种）、十六讲系列（7种）、历史人物类丛（3种）。是编为历史人物类丛。为方便领导干部从上述角度阅读参考，对原著名称有更动，具体如下：梁启超评李鸿章（《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梁启超评王安石（《王荆公》）、冯承钧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传》）。

书后所加“编后记”对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均有说明，以为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因所收诸书原版本大多为繁体文本，在其流布过程中，难免出现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做了如下整理工作：

（一）所选著作，以其原始版本为底本，尽量搜求不同版本，分别校勘，择善而从。

（二）校勘中，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凡底本脱衍讹倒而他本不误者，据他本勘正，并出校记。

（三）凡笔画小讹，不见字书，显系误刻者，一律径改，不出校记；凡日曰淆乱，己巳已混同，戊戌戌不分，一律径改，不出校记。

（四）一般不用理校方法径改原文。确有把握且非改不可者，改后出校记说明。

（五）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体字，但容易引起误解的人名、地名

用字，仍保持原貌；习见的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

（六）个别著作的一些观点、提法等，明显带有时代局限性，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本次出版，极少删改。相信读者自会明析，取其之长，舍其之短。

（七）标题层次也多与原版本近似。

（八）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之外，均未予改动。

（九）插图过程中，尽量选择文物照片、明清画本或刻本当中的图片，以期全面展示历史的风貌。

（十）图注参考有《辞海》等权威工具书，皆有据可查、文字精练、尽量使用专业术语。

编选这样较大规模的丛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方家学者不吝指正。

绪 言

元史太祖本纪云：“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具见修《元史》者对于成吉思汗之事迹遗漏甚多，于是后人改纂有若干名称不同之《元史》，或根据中国载籍改修，如《元史类编》等类是；或根据译文补辑，如《元史译文证补》之类是；迄今不下七八种。史事固较旧史增多，然支离则较旧史更甚。

我以为改订《元史》鸠辑史事固重，而考订年代画一名称尤重。新修诸本在年代方面固有比对西书而为改订者，然于地名人名，歧互更较旧史为难读。其故则在修史者未备具若干条件；盖修《元史》者必须（一）了解北方西方若干语言，（二）明了汉字古读，尤应知元人读法，（三）名从主人；此三条件缺一不可。前之整理《元史》者三者并缺，所以愈整理而愈支离。诸改订本中之较差强人意者，要推《蒙兀儿史》记；缘其尽量采纳《元史译文证补》成吉思汗实录等书之文，复赖译人为之翻译若干西籍。惟其最大缺点，则在不可以数计之汉语外的人名地名考订；其穿凿附会，竟使任何声韵皆可相通；假使其仅限于附注，

误人尚浅，然且并著之于本文。兹略举数事以明之。

阿剌壁或阿剌毕（Arabi）之称，明人行记早见著录，而屠氏一概改作阿滥湓。案唐书卷二二一下，安国治阿滥湓城；唐之安国即元之不花剌（Buqara）；阿滥湓即昔之 Aryamithan 今之 Rami-tan；牵强附会如此，未免太缺史地常识。

前一名称尚可谓其中有若干声韵相近者，然更有相远者。其西域列传（卷中第一页）云：花剌子模母可敦弃花剌子模而出走时，尽投诸部落故酋于阿梅河中，惟亚俱罗故酋之子得免。注云：“亚俱罗种族名，唐书谓大食一名亚俱罗是也。有亚俱罗水源出亦薛不儿西北山，西流入里海，其入海之口即名亚俱罗海口，故里海一名亚俱罗海，有亚俱罗城。今图作亚什勒特，或作阿什咧佛，在里海东南弯上，东距阿士特刺阿卜秃百数十里，西距撒里不足百里，疑即西北地附录之朱里章。”

此段注释可谓尽牵强附会之能事，不特将近在一处之 Atrak 与 Gurgan 两水混而为一。且将此二水与 Euphrates 牵合为一水。案亚俱罗一名首见通典引杜环经行记，乃黑衣大食之古都 Aquila，阿剌壁语名曰 Kufa，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苦法也。则屠氏所谓亚俱罗海口，亚俱罗海，亚俱罗城，等称，并是毫无郢书可据之燕说。所谓亚什勒特，应指 Ashurada 湾，所谓阿什咧佛，应指距海岸尚远之 Ashraf。至若朱里章（Jurjan）远在 Gurgan 河中流之北岸，更风马牛之不相及。又考《蒙兀儿史记》此处所谓“亚俱罗”者，西域书多作牙疾儿（Yazir），亦作牙思吉儿（Yazghir），此城后名都伦（Durun），处今里海铁道 Beharden 车站附近，在 Askhabad 及 Kizil-Arvat 两城之间，此乃花剌子模可敦自玉龙杰赤赴祿柁荅而（Mazandaran）必经之路，所以留牙疾儿酋子作乡导，

并未远至苦法或亚俱罗也。

前一名称尚可谓牙亚二字同韵，而后之声韵稍涉影响也。然竟有无中生有者，《蒙兀儿史记》卷三（十八页）采录《圣武亲征录》木华黎将五部及女真契丹之兵经略中原之文，其中有一火朱勒部，屠氏不识此名，硬断其为火鲁刺之讹，而改为豁罗刺思（Ĝorulas），并臆断其统将即是名见《元秘史》卷四之薛赤兀儿。案别勒津（Berezin）本之刺失德丁史集相对之称作火失忽勒（Qošiqul），突厥语 qoš 犹言双，乃由各队中调发二人所组成之一军，当时并无此火朱勒部；《亲征录》之火朱勒疑是火失勒之讹也。

屠氏从汉字音译蒙文《元秘史》中识得若干蒙文名词，乃不明蒙古语之变化，所以错误丛出。若乞颜（Kiyān）单数也，变为复数必须作乞牙惕（Kiyat），乃竟有作乞颜惕者。又如秃马惕（Tumat）在蒙古语中似仅有复数之称，大典本《元秘史》有作秃马敦者，盖连同语尾表示属格之-un 而言，在用作名词之汉语中，并无须作敦，乃屠氏亦沿其误。又如主儿勤（Jurkin）有时连同属格而作主儿乞讷（Jurkin-u），大典本有时省作主儿乞，屠氏亦因之。如斯之类，皆足证其不明蒙古语之变化。既不知之，则不应处处以蒙古通自命。乃有时且将蒙古语表示复数之-t 加之于其他语名之后，若 Ganga 之变作殒伽惕，而开梵文从来未有之先例。此外沿袭《元史·译文证补》及田中萃一郎所译多桑（D'Ohsson 应作朵松）译文之误者亦夥。屠氏固亦曾延人节译多桑书，惜译人于此学非专门，译文未免有所误会。屠氏未能订正，遂仍其误。综合其种种缺点，《蒙兀儿史记》抄掇比附元代载籍之文，固可说是空前。然其汉语外名称之考订，十之八九皆可删除也。

前者我拟为《蒙兀儿史记》之太祖本纪西域列传作一纠误，嗣以纠不胜纠，乃纂辑中西史文撰此成吉思汗事辑一卷，与《蒙兀儿史记》太祖本纪比对读之，其误自见。所采史料，在中国载籍一方面，以《元秘史》《亲征录》《元史》三书为最多。西方撰述则取多桑书第一卷，巴儿脱德（Barthold）撰《蒙古侵略时代之突厥斯单》（第二版英译本），伯希和（Pelliot）考订诸文（散见《通报》《亚洲学报》之中者。），尤于部族及译名两方面用力为最勤。

成吉思汗时代诸部族，中西学者尚鲜研究。《元史·译文证补》部族考有目无书。《新元史》仍是抄缀钱大昕之氏族表，别无发明。兹取刺失德丁书之《部族志》，与中国载籍共比对，可考者录之，稍涉疑义者不录。例如《元史》卷一三二麦里传谓麦里彻兀台氏，比对刺失德丁所著录之部族名中有札刺亦儿部之别部Čat。案阿刺壁字不著韵母，上名译写容有脱误，因疑其作Ca'ut。但《元史》同传又云麦里领彻里台部。此“兀”“里”二字不知孰误。检洪武本元史，歧互之点相同，则未便武断其必为西域书中之“察惕”。如是未能比附者，第一章中概不著录。

对于译名务求画一，原有译名者，采用其一，不仿《元史·译文证补》之例，妄用新翻。盖元人译名亦知根据汉字音读，若林之对 lim，寻之对 sim，三之对 sam，蓝之对 lam。其汉语原无之 b, t, r, m, 等类收声，则以卜惕木儿等字代之。此例在《元秘史》中颇常见也。《亲征录》《元史》中之译名固有时适用变例，然亦有例可寻，兹略举数条以明之。

蒙古昔用畏吾儿字母，故常夺其原有之 g, ğ, 声母。若克烈部之别部秃别干，（Tubāgan 见《元秘史》卷五，）又作秃别延，（Tubāan 见《元秘史》卷七，）土别燕（《元史·完泽传》）。Bulgar 《元史》作不里阿耳

(Bul'ar),《元秘史》作孛剌儿(Bol'ar)。Tangut作唐兀。皆其例也。

蒙古语以及西域语常将b变作m。若乞卜察黑(Qibčaq)之作钦察(Qimčaq)。又若Tabğaç变作Tamğaç(此名在西游记中作桃花石),致使近人将此最晚始于隋代之名称臆断作唐家。

蒙古语中采用之突厥语,常将y变作j。若突厥语驿站作yam,蒙古语变作jam,由是汉语之站字又增一新义。突厥语部名押刺伊(Yalair),蒙古语则作札刺亦儿(Jalair)。

古译常将l读作n,在元代几成通例。若Altan之作按滩,Sultan之作算端,Jalal之作札阑。其例举不胜举。

蒙古语中之-n,可有可无。若Alči亦作按陈(Alčīn),河西亦作合申(Qašin),Yuhunan之作月合乃(此人在元史卷一三四中皆误作月乃合,)Urganj之作玉龙杰赤(Urungāj),可以为证。

蒙古语对于发音之r-,常叠用其后之韵母。如Ros之作斡罗思(Oros),又如Rinčīnpal之作懿璘质班,Ratnatala之作阿剌忒纳荅刺。皆其例也。

蒙古语对于头一发声之A-韵母,有时省略者。若Abu-Said之作不赛因,Abu-Bākr之作不别。此类省称不仅见之于元史,并见之于波斯蒙古汗致密昔儿(Misr'Egypte)算端之国书中。明人译同名之人亦省略其发声之韵母,而作卜撒因。(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准是以观,元人译法为例虽不纯,尚不难考求得之。至若《元秘史》译例虽云谨严,然亦不无小疵,若泰亦赤兀惕偶亦作泰亦赤额惕,(见卷二;)克烈通作客列亦惕,有时亦作格列亦惕,(见卷四;)唐兀惕有时亦作唐忽惕,(见卷五;)乞卜察兀惕有时亦作钦察兀惕,(见卷八;)撒速惕后又作薛速惕,(卷十二,)多半疑是

传抄之误。《元秘史》卷十二列于马鲁康邻（康里）之间者，有马荅撒里部落，疑是马撒荅里之误，似是 Mazandari=Mazandaran 之对音。盖蒙古语亦有读 z 如 s 之例也。除此而外，《元秘史》不辨 q, ğ, 二声，有时 t 亦读作 d，凡 s 在 -i 前概写作 š，是皆《元秘史》之变例也。

本书为画一译名，特将所有人名地名用罗马字著其对音。所用译写方法，仍取前在“西域地名”中之译写方法，惟少变其例耳。前用之 ch 皆省作 č；前用之 sh 皆省作 š；前用之 kh 皆省作 q；前用之 gh 皆省作 ğ；新用之韵母若 a 读若法语之 é；新用之 ö 读若法语之 eu；新用之 ü 与德语 ü 之读法同。译写务求简单。顾还原名称之多，而其中有若干名称因上述之种种变例，颇难保其不误；然所敢自信者，虽误亦不远也。

二十三年一月三日命儿子先恕笔受讫。

目 录

出版说明.....	001
绪 言.....	001
第一章 当时之诸部族.....	001
第二章 成吉思汗先世之传说.....	015
第三章 依附王罕时代之帖木真.....	031
第四章 平克烈乃蛮诸部.....	047
第五章 降西北诸部及取西辽.....	059
第六章 侵略金国.....	071
第七章 西征前之花剌子模.....	081
第八章 西征之役上.....	095
第九章 西征之役中.....	109
第十章 西征之役下.....	123
第十一章 西夏之亡及成吉思汗之死.....	133
附 录 蒙古历史大事记.....	141
编后记.....	151

第一章

当时之诸部族

成吉思汗 (Čingiz-qan) 本人的部族是孛儿只斤 (Borjigin)。同孛儿只斤血统关系较亲密的蒙古部族，统称尼伦 (Nirun)；其余的蒙古部族统称都儿鲁斤 (Durlugin)。蒙古部族以外的部族，可大别为东胡 (Tongus) 种的部族，同突厥 (Turk) 种的部族。这些部族我们虽然将他们大别为蒙古东胡突厥三种，其实并不是严格的区别；因为在历史里面言人种，就无纯粹的人种，多少皆有血统之混合，充其量不过在语言风习方面区别去。就是这类的区别，现在还在研究中，尚无确定的根据，我们沿袭旧称，仍旧采用这三个名称，无非为叙述之便利而已。

成吉思汗 (Čingiz-qan) 本人的部族是孛儿只斤 (Borjigin)。同孛儿只斤血统关系较亲密的蒙古部族，统称尼伦 (Nirun)；其余的蒙古部族统称都儿鲁斤 (Durlugin)。蒙古部族以外的部族，可大别为东胡 (Tongus) 种的部族，同突厥 (Turk) 种的部族。这些部族我们虽然将他们大别为蒙古东胡突厥三种，其实并不是严格的区别；因为在历史里面言人种，就无纯粹的人种，多少皆有血统之混合，充其量不过在语言风习方面区别去。就是这类的区别，现在还在研究中，尚无确定的根据，我们沿袭旧称，仍旧采用这三个名称，无非为叙述之便利而已。所以在本书中所言的部族，切莫作人种中的民族解释。当时的部族几尽些游牧部落；因为“牧”“猎”“刦”“战”等事的变迁，分合不常，甲部落中常有乙丙丁等等部落的人。在一最短期间，固然知道某部落中的某人是某氏，质言之，或是本部落的人，或是从别部落来降的，被俘的，被拾得的，被交换的，过了一定时间，因通婚的关系，便皆变作本部的人了。案照蒙古人的传说，固然说每部落的祖宗是某人。这也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同中国古代氏族起源



的传说一样，并无历史根据，现在姑举一个例子来说：蒙古尼伦部落中有个很强的部落，名称主儿勤（Jurkin），相传是合不勒汗（Qabul-qan）的长子斡勤巴儿合黑（Okin-Barqaq）之后，严格说，应该都是巴儿合黑的子孙；其实不然，《元秘史》卷四曾说，巴儿合黑因是长子，在百姓内选择有胆量有技能有气力能射箭的人，随从他，而名曰主儿勤部，成吉思汗将此部灭了，又将其百姓收为自己的百姓；当时诸部落的分合生灭，我以为皆可以这筒主儿勤的例子类推。

前题既明，我现在试将中西载籍可考的部落名称列举于后：

（一）蒙古尼伦部

乞颜（Kiyān），多数作乞牙惕（Kiyat），相传古代即有此称，后在合不勒汗时重以为部族之号；孛儿只斤同主儿勤两部，是从此部分出，所以此二部亦常冠以乞牙惕之号。

孛儿只斤，有说是孛端察儿（Bodančar）之后，有说是也速该（Yisugai）时始有是称。

主儿勤，相传是斡勤巴儿合黑之后。

札答阑（Jadaran），多数作札荅剌惕（Jadarat），一称札只剌惕（Jajirat），相传其始祖是孛端察儿妻前夫之子，一说是兀都儿伯颜（Udur-Bayan）之后。

合塔斤（Qatagin），相传是不忽合塔吉（Buqu Qatagi）之后。

撒勒只兀惕（Salji'ut），相传是不忽秃撒勒只（Buqutu Salji）之后。

巴鄰（Barin），相传是巴阿里歹（Ba, aridai）之后。

沼兀列亦惕（Ja'urait），相传是沼兀列歹（Ja'uraidai）之后。

那牙勤（Noyagin），相传是那牙吉歹（Noyagidai）之后，一